



焚書收燼

上 周書

5712
918
5



918
5



焚書收燼卷之四

東野 諸葛蠡 撰

門人 源清熙 校

周書

秦誓上

蔡沈曰秦犬
同國語作犬



秦誓三篇，持此本存之。伏生本所無，漢時偽
秦誓二篇，出于民間，列之于其書，不詳何時
得之。董仲舒對策及史記太公世家引其文，
則武帝時已有之。又漢書婁敬說高祖曰：武
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此
與偽秦誓馬融所引同，亦似高祖時已有偽
秦誓，不知其本出何書也。



小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孔安國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蠡曰、嗚呼、學不師古、則古訓無所式、按竹書紀年、紂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元年也、紂在位五十二年、十有二月、周師有事于上帝、庸蜀卷鬻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今誓諸子、經所謂十有二月、有事于上帝者、武成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也、周正月、為殷十二月、故武成云、一月、紀年云、十有二月、周語亦云、武王以殷十二月發、皆同、又其所謂庸蜀卷鬻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者、牧誓庸蜀卷鬻微盧彭濮人、予其誓、是也、自紂四十二年、西伯發即位、至五十二年、紂亡、實十一年、此周侯發在位年、歷也、且史記周本紀云、十一年、十二月

戊午、師畢渡盟津、太公世家云、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此殷十二月戊午、周正月二十八日、殷正月甲子、周二月五日、皆為十一年、經特云、十有三年、孔穎達謂、或作十有一年、此說是也、恐依洪範、十有三祀、誤作十有三年也、不則不帝、微諸書不合、照之年表、亦不合矣、安國不知經文、有誤、以為退示弱、後十三年伐之、且謂十一年者、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受三年喪、合為十一年、殊不知受命九年者、自殷紂三十三年、錫得專征伐之命、至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實九年、而所謂十一年者、文王崩後、武王即位、諸侯位之年、歷也、且觀兵于孟津者、於本文之外、設意、夫孟津、去周京九百里、而近牧野百二十里、其觀兵、當於其國也、豈於敵地哉、可謂無誓之言也哉

惟十有三年

有音又、三當春、建子大會于孟津、見禹

王曰蔡沈曰王者史臣追稱之

嗟我友邦豕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哲爾雅云豕大

越及御治也豕曰友有音通詳于牧誓惟天地萬豕君蓋侯伯稱諸侯辭言有國之諸侯

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天地之性人為貴 亶聰明作元后

元后作民父母亶丁但反下言紂起來 今商王受竹書紀年云帝辛名

受馬融曰受讀為紂蓋史臣之辭下皆傲之鄭玄謂紂號受德非也說

詳于弗敬上天降災下民鳥在天子而 沈湎冒色

敢行暴虐逐人共中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九侯女

怒殺之醢九侯并脯鄂侯費仲善諛惡來善護皆用之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

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爾雅云閣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為之所

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孔穎達曰殷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

馬奇物充叔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皆紂奢侈之事 蠹曰殘害于爾萬姓告于

所會友邦 焚炙忠良剗剔孕婦剗口胡反剔他歷豕君以下

穎達曰殷本紀云紂為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姐已以為罰輕紂欲重刑乃為鬻斗以火燒之然使

久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墜墜入

中紂與姐已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焚炙之事 蠹曰按竹書紀年紂四年作炮烙之刑九年王

師伐有蘇獲姐已以歸史記之言多抵牾不足信矣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蔡

沈曰謐言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

集孔安國曰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蔡沈曰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叙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之蠡曰文考即文王也不得稱文王者以西伯帝故也至武成初稱我文考文王是肆予

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高蔡沈曰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

之得失于高今八百諸侯惟受罔有悛心悛七全不期而會其叛既已如此

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墨子遺

蔡沈曰犧牲粢盛既于凶盜粢音咨盛音成微夷踣踞

神祇之犧牲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墨子懲用以容將食

作務更有天亦縱棄而不保七字按從墨子為是

吾有民者此有天命也故天亦不辱吾務是乃非天亦縱放棄絕而不保殷邪天佑下民

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

罪予曷敢有越厥志相息亮反孟子佑作降其克

下更有惟我在天下五字○此泛言君道也凡君

之也故為君者惟其當能助上帝以寵綏四方之

北民也是以有罪與無罪一任天意誅賞之我何

敢有越忘其志而所用私哉予予君天下者非武

王自謂焉越顛越之越此謂紂皆反之孔穎達以

有罪無罪為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度並徒洛反○

紂事非是古昔兵志之詞林之奇曰左氏襄三十一年魯穆

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下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

年鈞以德德鈞以下受武臣異同而發受有臣億萬惟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

三

禮記

億萬心古以十萬為億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程伯圭曰兵法戎車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萬二千分為六師故曰有臣三千

千對億萬億萬唯謂人衆非軍師之數三千亦然

謂人少非必六師之數且古者謂三千者舉其大概之辭如駮牝三千威儀三千弟子三千及仙桃

三千年一花大桃樹屈蟠三千里白髮高罪貫盈

孔穎達曰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蠶曰左氏宣六年赤狄圍懷及刑兵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

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列子云列子與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張湛曰盡弦究猶也韓非

子云怒其以我滿貫以天命誅之應上帝弗事予弗是觀之貫盈喻滿串也

順天厥罪惟鈞墨子云大誓之言曰小人見茲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

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予小子夙夜祗懼

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

罰祗音支底之履反○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于上

禘也王制以神尊舟為次此先請父命故先之詩云乃立冢土毛傳云冢土大社也釋天云先有事

乎社而後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國引此三句

各二文無與此異○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禮曲

云君天下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武王未君天下蓋史官追稱否則戴記安耳清靖通用

時哉弗可失孔安國曰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蠡曰爾尚以下蓋誓盟結語之法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

四

禮記

秦誓中

惟戊午

周建子正月二十八日

王次于河朔

左氏莊三年傳例云凡師一宿為舍

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河朔即河北言孟津也孔安國謂次止也此據公羊傳其意嘗謂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六日耳然則不容三宿于河旁也是以直云止此以甲子為二月五日故耳漢律歷志云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此所謂甲子殺紂者三月也此年二月置閏故漢志云閏月庚寅朔然則甲子殺紂者去正月二十八日戊午六十六日踰閏當三月羣后以師畢會不期而會者王乃徇師而誓曰徇似俊反孟津誓則為自所帥此篇乃為羣后之師徇唱戒也

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方豐鎬在西故言西土如西

武王都西周故其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

所會亦西土諸侯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武王以前相傳語終日為

高王受力行無度

即為不善惟日不足以播棄

老犁力私反又力兮反○蔡沈志反昵比罪人昵女乙

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淫酗肆虐

類也肆虐殺九侯鄂侯及作炮烙之刑類也孔安

國以淫訓臣下化之費仲惡朋家作仇脅權相滅

朋家朋淫于家也言紂君臣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皆為不善惟日不足可以見惟天惠籲音俞聞民惟辟奉天辟必亦反○天惠

符問反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民則君天下者當

奉天愛民，有夏桀弗克，若天夏戶雅反流毒下國。
惟日不足，毒惡也。下國，猶言下民。

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夏命，桀有惟受罪浮于桀。浮，如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之浮勝也。剝喪元

良，賊虐諫輔。喪息浪反。○孔安國曰：剝，傷害也。賊，殺也。蠡曰：剖比干心，囚箕子之類。

謂已有天命。即云：吾有民有謂敬不足行。夷居弗

神祇謂祭無益，廟弗祀。謂暴無傷。殺賢良，殘害萬姓，以四謂數紂

罪勝於桀，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人民。殷監

在夏后世，以紂比桀，則武王有湯之任，按墨子云：大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則行

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全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心，上帝不

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是此篇朕夢協

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協，合襲重，戎夷也。周語

言夢卜祥三者重合也。戎商必克，戎狄之戎，賤

之辭，康誥殪戎商，可以見也。言必克戎商之兆也。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

德。左氏，昭二十四年引此文，離心作亦有考。文義

作離心為是。○孔安國曰：夷，平也。言凡人，杜云：夷四夷，疏云：昭四年，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義

取之，蠡曰：孔杜皆非，夷人亦賤之辭。馬融曰：亂治也。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閔大

散宜生，南宮适，其餘一人，謂文母也。孔穎達曰：孔

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故知其一人，文母也。劉

敞曰：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鄒季友曰：左傳註，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也。蠡曰：此亦上篇受，雖有

周親不如仁人忠信為周謂箕子微子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論語墨子皆仁人下直有百姓

句按孔墨所見似無此句然孟子引此句則非後

人攬公竊疑古必異其處○臯陶謨云天聰明自

我民聰明正與此同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墨子作

罪維予一人○言治下之人聰明則施天之視聽

于下不愆也若不然而百姓有過則在予不施天

之視聽此古聖王常所今朕必往我武惟揚此二

戒謹故湯武皆稱之接上言今我必往者從天之視聽也然則天愍我愛民心我武用飛揚侵于之疆取

彼凶殘孟子作則取於殘○孔穎達曰我伐用張

于湯有光孟子我作殺○夫湯放桀猶謂於德有

也故我伐用張設則湯亦其慙始解勗哉夫子爾

以故桀為有光烈也孔傳恐非是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孔穎達曰老子云禍莫大於

故令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蔡沈曰寧執心以為

非我所敵也孔安國曰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

摧其角無所容頭蠡曰諸說如可通然百姓懍懍

以下如孔說則非武王誓師之辭乃史臣記事之

文也夫誓命之類單載誓誥之語而無間雜史辭

以接上下者此不知辭命之弊至于此按孟子引

之云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誓

首孟子亦雖誤以若崩厥角為史辭而無畏寧爾

其文甚明由此觀之因或二字衍文執當作眾非

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十字一言汝勿畏我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

七

漢書

定厥功惟克永世德一心猶同心同德

秦誓下

時厥明孔安國曰戊午明日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

士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然則六師萬五千人古

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凡七萬五千人也是時武王

未至豈備六軍哉大雅棫樸序云棫樸文王能官

人也其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是周王者詩人指文王而言此文王而言六師及之可見六師之非六軍也

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墨子作惡乎

德則行甚章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五常始見

舜典有五典典亦訓常恐五典即五典也下文云

有扈氏威侮五行皆舉暴惡而誓師之辭天有五

行頭然人道也人有五常法天之類也故曰天有

道狎侮道狎侮斲朝涉之脛斲側略反朝如水者謂其脛耐

此寒斬而觀之孔穎達曰剖賢人之心此作威殺戮

醜九侯毒痛四海吳普崇信崇侯虎費放黜

師保史記云殷大師少師持其祭樂屏棄典刑先

所建囚奴正士箕子郊社不修謂祭宗廟不享遺厥先

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樂愛姐已其言是從上帝

弗順祝降時喪

喪息浪反。墨子弗作不時作其。○孔安國曰：祝斷也。孔穎達曰：哀十

四年公羊傳：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註：祝斷也。鄒季友曰：哀十三年穀梁傳：吳夷狄之國，祝髮文

身，范甯註：祝斷也，皆相傳訓也。蠡曰：弗順，如下不順于父母之不順，言以為不善也。抑侮五常不敬故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天可勉從古人有言

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孟子有腹心寇讎之言，蓋本于此。獨夫受

荀子作獨夫紂，孟洪惟作威，乃汝世讎。孔安國曰：子云：聞誅一夫紂。

曰：古所謂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古語：井純卿曰：左

氏哀元年，伍員曰：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

盡，與此同義。蠡曰：樹除皆況，長苗言殖，生有德之

人，務如合苗滋長，去除凶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

殄殲乃讎。殄徒典反。殲子廉反。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

辟。辟必亦反。○孔安國曰：登成也。蔡沈曰：迪，功多

有厚賞，不迪有顯戮。甘誓云：用命賞于祖，不用

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墨子云：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顯

于西土，即此言。下文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

月兼照天下，下惟我有周，誕受多方。方作大，帝。○多

方衆邦也。猶言天下，言我有周受天予克受非予

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

子無良。坊記引之，受並作紂。○坊記云：子

牧誓

陸德明曰：牧如字，徐云一音茂，說文作毋，云地名也。

據魯世家云：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然則此篇周公所作也。小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夫序者，序其事所由起者，則當序周公所以作牧誓之由也。其率戎車虎賁者，自渡孟津而及克于牧野，皆然。豈止關牧之誓乎？此可謂失言已。周本紀云：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其言十二月者，殷正建子月，於周即正月戊午，所謂一月戊午是也。可見率車士者，非獨關牧誓事矣。且孟子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呂覽云：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孟呂及史記，並云虎賁三千人，而此獨謂三百人，非傳寫之誤，則序者之安耳。安國不察，致紛紛可笑矣哉。

時甲子昧爽

周建丑二月五日，即夏十二月也。周本紀云：二月甲子昧爽。漢志云：二月庚申朔，庚申五日得甲子，即知二月五日也。太公世家謂正月甲子誓於牧野者，以殷正而言，即周二月也。孔安國謂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非也。克紂之甲子三月六日也。說詳于武成及月日表。

王朝至于高郊，牧野乃誓。

張守節曰：括地志云：衛州城，周武王伐紂，至于高郊，牧野乃築此城，紂都。

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許危反，史記逖作遠。○孔穎達曰：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廣雅云：鉞斧也。其稱黃，以黃金為飾。馬融曰：白旄旄，牛尾，蠶曰：逖矣，西土之人。記者稱武王之辭，西土之人，略言友邦以下，猶言本云云。王曰：有，事於教，蠡按此說大非矣。殷本紀云：紂賜文

有，事於教，蠡按此說大非矣。殷本紀云：紂賜文

王引矢斧鉞使下得專征伐為西伯然則黃鉞者
 命專征伐者所必把也夫以旄麾師非右則不
 便故右手秉旄耳又按史記云以黃鉞斬紂頭
 可見見以左杖之不可為無事誅也蔡沈亦疑王
 以鉞斬紂以為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為儀
 耳果如其說則不如軍中無提此物何故天子
 命專征伐賜之哉况其斬頭劍與鉞何擇矣夫
 殺人以挺與刃孟子以為無異矣况劍鉞同刃
 子竟殛鯀孔子誅少正卯豈
 以所斬之器論仁不仁乎

嗟我友邦冢君

史記友邦作有國按有友音通故假借作友邦高祖諱故辟作國蓋有邦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史記無御事○孔安國曰司徒主民司馬

主兵司空主土蠡曰按周禮天子六卿太宰太宗司寇司徒司馬司空也武王未為天子故帥三卿

亞旅師氏

蠡曰周頌云侯亞旅毛傳曰亞仲叔也旅子弟也酒誥云惟亞梓材云尹旅

據之亞與旅二物孔穎達曰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躡朝在野在則守內列鄭註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千夫長百夫長長並竹

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據之則千夫長師帥百夫長卒長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髳莫侯反史記盧作纒○竹書紀年云庸蜀羌

髳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左氏文十六年庸人帥羣蠻叛楚楚註庸今上庸縣張守節曰括地志云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國龍右岷泚叢筍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國也号州竹山縣及金州

古盧國也戎府之南古微盧稱爾戈比爾千立爾

予其誓

比扶志毗志二反○爾雅云稱舉也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揚子方言云

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蠡曰稱比于戈

蓋古受誓之禮，以上武王之言，而史臣錄之，非誓命之文。**王**曰，以下誓盟之文。以文法言之，則以「一曰」字，改端而可，何得從史氏之序例稱「王」？曰：蓋先秦之人，不知文辭者，所加故史記亦有「王」字，宜削去之。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

家之索。索，西各反。○孔安國曰：索，盡也。蠡曰：左氏衰八年云：悉索敝賦，以討蔡。杜預云：索，盡也。

也。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史記受作紂。○殷本紀云：惟姐已之言是從。

昏棄厥肆祀，弗答。肆，他歷反。○孔安國曰：肆，陳也。云：肆，陳也。鄭玄曰：肆，祭名。蠡曰：肆，如肆類于上帝之肆，解牲也。故鄭以為祭名。弗答，如賢而不答之

不答，言不省也。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史記：厥下有「家」字。爾雅云：父之考為王父，孔安國曰：祖之昆弟，蠡曰：孔不據爾雅者，其意以為紂無見在之祖，然祖

之昆弟，亦經傳無見。按箕子史記謂紂親戚，不知為諸父為庶兄也。微子帝乙元子，則紂庶兄也。比干，孟子謂紂以紂為兄之子，而有王子比干，則紂諸父也。所謂王父母弟，泛指此也。遺亦訓棄，則史記有家國字者得之。用迪，以字似誤。史記作用為正，如從字作解，則迂曲不安也。乃惟四方

之，多罪逋逃。逋，多罪而。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使，漢谷永宗，長竹。是以為大夫、卿士。史記無此句，疑此。史記誤入正文也。俾暴虐于百姓，以茲究于高邑。史記：究，作軌。邑，作國。○民為天下逋。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史記：恭，同。今日

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史記：愆，作過。下同。○蔡沈曰：步，進齊整也。此告之以大，不愆司馬所謂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不愆

過，下同。○蔡沈曰：步，進齊整也。此告之以大，不愆司馬所謂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不愆

過，下同。○蔡沈曰：步，進齊整也。此告之以大，不愆司馬所謂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不愆

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蔡沈曰此

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少不下四五步不過六七

所以戒其貪殺也王奕曰六步七步足法六伐七

伐手法使止齊者使三軍之手足如一人然也蔡

如貔如熊如羆于高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爾

夫子迓後皮反史記作熊熊作射爾雅云桓桓

威也貔白狐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屬爾雅又云

羆如能黃白文爾曰克勝也言勿迎勝于奔亡者

以勞役我西土之人也爾哉夫子爾傳皆屬句首

武成

小序云武王代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今讀

此篇其歸獸者記者序文之事不關本文又

漢律歷志云武成序曰一月成午師渡孟津

班固作志多據此文高書則伏生口授之小

序蓋如此且孔傳解武成義云武事告成之

亦既如此且孔傳解武成義云武事告成之

書也愚按殊不然武者武王克殷之樂名也

學記云樂者象成者也總于而立武王之

事也鄭註云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左

氏宣十二年傳云武王克商作武呂覽云武

王伐殷以銳兵克之於牧野乃命周公為作

大武今讀書云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

武成

武成

十四

函月樓藏

之體後儒雷同皆謂此篇有錯簡安以意改
 作其究至不辨序文與本文一旨牽眾旨不
 亦悲乎予意此篇亦二千年來之物不知歷
 幾人傳寫也安得無魚魯豕亥之訛哉而一
 篇主意貫通見立言之序無扞戾則知非
 如典謨之語脉滯澁不可讀焉何如改竄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魄普白反漢律歷志作霸四革
 反○孔安國曰一月周之正月

漢律歷志云死霸朔也孟康曰月二日以徃月生
 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孔穎達曰魄者月輪郭
 無光處也蠡曰一月周正建子月旁邊也二日月
 旁邊僅生光而魄死故以二日為旁死魄宋儒以
 為一月夏正建寅月非也經云戊午師逾孟津以
 壬辰二日推之至二十七日得戊午則戊午在是
 月二十八日故小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史記
 云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此殷十二月建子即
 周正月也故知一月即周正建子非夏正建寅也
 如宋儒說則史記所謂十二月亦為夏建丑十二

月邪與一月戊午不合且太公世家云正月甲子
 誓於牧野以武成推之正月無甲子甲子二月五
 日也故牧誓註亦以甲子為二月然則所謂正月
 即殷正建丑而周二月也彼以二月為夏正建卯
 月則史記正月謂之何哉又按周語武王伐殷歲
 在鶉火漢志云師始發以殷十一月戊子韋昭曰
 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為十月漢志云孟
 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自
 正月二十八日而殷十一月也若以夏正建寅求之
 則上得建丑月殷正月也豈得為二十二
 月哉宋儒不知曆數以意言之可惡哉越翼日癸
 巳漢志越翼作若翌○王朝步自周于征伐高蔡
 翼翌通即正月三日
 曰周鎬京在京北鄠縣上林即
 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是也
 云哉始也孔安國曰始生明月三日蠡曰漢志云
 四月巳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

癸巳已考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是似引此文而作既望生霸無哉生明字疑明霸誤哉

生霸十日王來自商至于豐蔡沈曰豐文王舊都在京北鄆縣即今長安縣

西北靈臺乃偃武修文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繫而藏之府庫倒

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草之射息

禪冕播笏而虎賁之士說劍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以敬坐三老於大學天子執醬

而饋執爵而酌所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以教諸侯之弟也

之野示天下弗服華胡化反韓詩外傳作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衆牛放桃林之

野示不復服也樂記同但無示字呂覽作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衆牛弗復繫史記作縱

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偃于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張守節曰華山在華陰縣

南八里孔安國曰山南曰陽杜預曰桃林之塞今弘農華陰縣潼關是也孔穎達曰易繫辭云服牛

俱是馬服衆俱是同義丁未祀于周廟邾甸侯衛駿奔走執豆

籩駿荀俊反豆一作桓○孔穎達曰丁未四月十日九日蠡曰周廟古公王季文王廟也禮大傳云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遂奔走追王犬王豈父

王季歷文王昌是也孔安國以為七廟鳴乎武王濟河而西者裁三日豈有七廟乎甸侯衛亦殷制

五服也駿駿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三日丁未

也至四月二十二日得庚戌按律歷志云惟四月

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是十七日

之後歷六日得庚戌也告大武之成于廟也竹書紀年云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大廟作大武樂是

也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攬漢志既生魄即十

六日也、豈有二十一日後、又王若曰、此若也、

鳴呼羣后、告之惟先王建邦啓土、孔安國曰、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

孔穎達曰、始封於郟、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列、孔安國曰、后稷曾孫、孔穎達曰、

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至于大王肇基王迹、大音泰、下王于况、反、又如字、

古公亶父、魯頌云、后稷之孫、實惟大王、居岐之陽、實始戡商、王季其勤王家、大

少子季歷言、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王季子西伯、勤勞于殷家、昌也、按秦誓、

止稱文考、至于此始曰文王、及先王大王、王季之稱、昉于此、禮所謂牧之野、既事而退、追王大王、王

季文王、不以卑臨尊是也、史記謂西伯受誕膺天命之年、稱王、鳴呼、大史之矣、不違牧舉矣、誕膺天

命、以撫方夏、誕音俱、夏戶雅、膺受也、大邦畏其力、小邦懷

其德、左氏襄三十一年、引之二邦並作國、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曰、統猶

業、集就也、蠡曰、竹書紀年、商紂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以紂四十年三月、西伯昌薨、此

所謂受命九年而薨也、後儒不知此義、以文王中年改元、實可哂哉、予小子其承厥

志、底、高之罪、履反、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告古毒反、○左氏昭二十九年、蔡墨曰、土正曰后土、又云、共土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蠡

曰、告于皇天后土、秦誓所謂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也、提、王制、天子將出、類宜社、武王未為天子、行此

禮、河也、蓋受命專征伐者、亦行之、且左氏僖十五年、秦伯克晉、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廢后土而戴皇

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據之、雖諸侯亦出征、則得祭天地也、所過名山大川者、墨子云、武王將事

泰山、傳云、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云云、又荀子云、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

水經

太歲至汜而汜至懷而懷至荼頭而山隊霍叔懼
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楊倞曰至汜而
適遇水汜濫至懷又河水懷山至荼山山墜崩又
韓詩外傳武王至于刑兵指折為三天雨三日武
王懼太公曰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天雨曰惟有
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更名懷曰刑兵

道曾孫周王發

曰此純卿曰猶言有道者之曾孫

內事曰孝子某侯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左氏襄十
八年齊中行獻子禱于河曰曾臣彪將卒諸侯以
討晉哀二年衛太子禱曰曾孫制贖將有大正于
取昭景皇祖蔡沈曰周王史追增之

高今高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丞民

無道對上
有道而言

天物猶言為天下逋逃主

讀萃淵藪左氏昭七年
杜預曰華集

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而集之蔡沈曰如魚
之聚淵藪之聚藪藪曰天下之惡人皆歸紂居其

流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

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祇音支夏戶雅反墨子
作既獲仁人尚作以祇

高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
予一人按今雖有周親以下載在泰誓墨子所見
蓋如此也蔡沈曰略謀略也蠡曰獲仁肆予東
人所謂亂臣十人率武王率華夏蠻貊也

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

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篚音匪孟子無惟其士女四
字昭作紹天作見震動二字

作惟字用作臣按天作見是也蓋以音近誤用
作臣又是也以字似誤今並從孟子舊本周王句
孟子至休字絕句是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昭明
也朱熹曰商人而曰我周王猶高書所謂我后也
蠡按我周王篚商人之言而又周史之追稱也言
殷之士女篚奉象天地之幣來迎而曰以明我周

君有天地之德，以見其休命，皆震動而臣附于我。周邑也，是武王告天地山川，以殷民奉天，歸我黃。舊解云：言明我周王為之除害，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如此說，則天既為周降福，下文何得言神相予無作神羞哉？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可謂告文中遺却前後矣。

濟北民無作神羞。相息亮反。○告天地山川之語，無作神羞，其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蒯賾禱于祖曰：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古告神之辭，皆如是。孔穎達謂武王之言，盡于此，此以下史叙伐紂之事，而告辭不結，大非述作之體。宋儒雷同于其說，以為大有錯簡，嗚呼！如佛家三獸渡河之譬，與夫兔牛與象同渡水，兔則走水上，故不知其深，牛雖入水中，角與背皆見，故蹄未至水底，唯象能踏泥沙而渡，其然後知其淺深耳。讀書之法，亦如是已，此篇主意為告武樂成于大廟，而設焉，故以上之言，亦語往時出師之事也。

是以其告辭略而不結，此述作之體固然，若其告天地山川文，乃其詳當，如荀偃蒯賾更申已意，以結成其義耳。穎達不知之，誤以告神為王歸告祀于大廟，夫文章之位置，自上曾孫，周王發，聯綿相續，至于惟爾有神，為天地山川之神，明矣。既戊午，可謂如穎達則免而涉水，宋儒亦牛哉。

師逾孟津。史記孟作盟，音孟。○以下亦武王以既既戊午，周正癸亥，陳于高郊，俟天休命。陳直刃反，月二十八日，癸亥，陳于高郊，俟天休命。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律歷甲子昧爽，受志云：二月朔庚申，四日癸亥，至牧豎。

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先儒以甲子為癸亥翌日，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是歲也。大寒中在周二月巳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此所引武成與今本異，私疑伏生本無武成，班史所見，蓋孔壁本乃如此也。

而其本亡今之所傳出于東晉則不能無猥雜非亦古時面目以上文侯天休命觀之三月近是雖天惡商其甚也豈其翌日休命速至乎詩大明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即與此同罔有敵于我師敵匹敵猶言當也紂臣億萬如同德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北音佩又如字紂之之衆以走自相屠戮血流漂杵孔安國曰杵杵也蓋離心離德之所然也朱熹曰或作杵杵也蠱曰杵推類士卒所取孟子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嗚呼孟何甚則至廢書無顧矣倒戈攻後世儒者輒藉于何荀子云紂卒易鄉遂衆殷人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無首虜之獲一戎衣天下大無蹈難之賞可謂善讀書者也

定

孔安國曰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禮記云壹戎衣而有天下鄭玄曰戎兵也衣讀為殷齊人言殷聲如衣壹戎衣壹用兵伐殷也朱熹曰戎衣甲冑之屬物茂卿曰朱註極通然鄭氏訓殷必古義也意者古天子出征必不著鎧故為此解蠱曰讀衣為殷恐非如物氏之說假武王臨陳不著甲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其卒皆介冑言著戎服而定中天下亦何妨但未知古昔謂介冑為戎衣否若不然戎衣果何物故訓殷亦不可知也且呂覽殷多作郭如親郭如夏之類不一而止高誘曰郭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為衣又康誥云紹聞衣德言并見之殷郭衣古通用其讀戎為兵非也戎者戎狄之戎卑而夷之戎商戎殷皆同揚慎壹為殪是也與康誥殪戎殷一例按殪誤作壹又轉作一戎衣殪戎殷也武王告群后之言止于此以下史補其事并以告于庶乃反商政政由舊曰樂記及韓詩外傳無政政由舊四字鄭玄

由此觀之，所一政字，又按戴記呂覽韓詩史記等，
 及高下有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荊，封帝堯
 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釋箕子囚，
 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數句釋箕子囚，
 封比干墓，式高容閭。鄭玄曰：封而大之，積土為封，
 崇其賢也。蔡沈曰：式，車前橫
 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閭，族居里門也。禮記作釋
 箕子之囚，使之行高容而後，其後鄭玄曰：行猶視
 也，使箕子視高禮樂之官，蠡曰：鳴乎，註家不察，謬
 誤，從文為解，又矣。荀呂韓史並作表，高容之閭而
 戴記如是，豈不亦晚誤乎？且韓詩云：高容嘗執羽
 蓋，憑於馬，從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大行，及
 武王克殷，欲以為三公，高容辭曰：吾常憑於馬，從
 欲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不足以備
 千三公，遂固辭不受，此所以式其散鹿臺之財，散
 園，豈得以高容為高禮樂之官乎？散鹿臺之財，先
 諫及史記財作錢。○劉向新發，鉅橋之粟，以示民
 序云：鹿臺大三里，共高千丈。

無私，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困窮。太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論語云：周

有大賚，善列爵惟五，蓋昉于此。分土惟三。孟子云：公侯方

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周公重民，五

教惟食喪祭。重直用反。○五教，五典。五典，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惇信明義，崇

德報功，德功在臣。坐拱而天下治。治直吏反。○孔

拱，斂手也。言所任得人，故手無所營，故下坐其拱。

蔡沈曰：坐，衣拱手，蠡曰：孔說是也。玉藻云：凡侍于

君，紳坐足如履，齋，頤雷坐拱，此言侍于君者，為磬

折則紳坐地，如履裳之下，緝其頤，如屋之有雷，而

坐其拱也。畢命亦有坐拱仰成文，正與此同。如蔡

說，則合易黃帝堯舜坐衣裳而天下治，與禮正立

拱手釋之，是坐拱手字，殆似下後

世截修古語，而作文辭者也。

洪範

呂覽史記
並作鴻範

爾雅云洪大範法也。蠡曰此篇治民之要術。帝王之模範。洪美稱也。天之所令。故美曰洪。予嘗讀此篇。錯亂顛倒不一而足。實三千年來之物。當如此。史記宋世家載此篇。但字有小異。同耳。如篇章字句。則與此全同。乃知其錯簡。亦在西漢以前。秦火以後。不則伏生老不能精言。使一女子。口傳。欲其無過。可得耶。大史公從事伏生。則其過誤亦當。然孔壁之文。何微其尤。與。為。蝌斗之書。不可讀。據伏生之舊。隸寫之。故與今校。文義正其謬。如左。

惟十有三祀。祀者。按左氏傳。引此篇。皆曰商書。蓋古載在商書。故云祀。竹書紀年。王訪于箕子。史記云。云十六年。箕子來朝。恐非矣。王訪于箕子。史記云。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漢書乃作。

惟天陰騭

下民相協

厥居

亮反

○陰密也

呂覽云

天之用密而實

莫得窺陰之者

所以發之也

猶下不出於戶而知天下

不窺於牖而知天道也。相助也。協和也。按陰騭。我不知其彛倫攸叙。漢書攸作適。二字一篇。胥子。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下並同。○彛常倫理也。言。天之陰騭。何以為常理。

鯀陞洪水

汨陳其五行

范同

汨音

因史記

洪作鴻

下洪

同。○孔安國曰

陞塞汨亂也

蠡曰陳列也

五者實生民日用之備。而天之所以陰騭也。故古聖王佑天為政。各有其官。脩其方。一日失職。則死及之。所以重民命也。今鯀塞水失其一。此亂陳列五行也。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斁。斁。必二反。

○爾雅云。卑與也。孔安國曰。疇。類。斁。敗也。顏師古曰。帝謂上帝。即天也。蠡曰。疇。如田疇。然又等也。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

叙錫星壘反○孔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

叙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成

九類漢五行志劉歆曰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

之洪範是也蠡曰二說一出天下靡然以為洛書

洪範之所本也無復有異說按易大傳云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嗚乎二子有何所傳而合二物

以為一耶意者此云帝震怒不卑者言天惡鯀之

無狀乃下陰厲以殛死之含凶短折也天錫洪範

亦然美禹賢而奉天命使知之

萬機之政非別有爭奪之事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

敬用五事漢書敬作羞史記次三曰農用

政安

國曰農厚也鄭玄曰農讀為醴孔穎達曰醴厚意

王肅曰農食之本也食為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

非孔穎達曰農用止為一食不兼八事次四曰協用

五紀漢書協次五曰建用皇極孔安國曰皇大極

大者釋詁文以極為中者昉于漢儒此分配于洛

書以皇極為中位故也然其訓至六極而究夫極

-5 232 35 871" data-label="Text">

如大極之極統理萬物之名也又如天學家所謂

涸月樓前

二十二

卷之四

焚書校燼

焚書校燼

懲哉可謂二子不解事已

北魏關朗以為洛書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是必漢儒相傳之說也。邵堯夫朱元晦等由此畫洛書從左、右、前、後之方位、置其數、然今讀此篇、自一至九者、皆不拘數目、唯序其次第已、譬如詩有數章者、曰其一、其二也、一亦一章、二亦一章已、豈其二者有二章之謂哉、如五子之歌、及此下五行、曰水、二曰火、可見序次第之目、而非有火二、木三之數也、然則謂九疇是洛書之數者、我不信之。

經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先

謂此以下箕子所陳、余謂殊不然、五行五事、八政等之目、禹之舊經、而水曰潤、下以下、箕子所陳之傳、文也、他皆同、故今定別經傳如左。○按左、氏及家語所載、上古建五行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各修其方、一曰失職、則死及之、記云、人者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然則生、民之備、莫先於五行焉、故天之陰、陽、下、民、先生、五行、相協、其居、禹之謨云、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可見上古聖人奉天職、建其官、如此、禹亦刑之、謨也、範也、先五者、實上天陰、陽之根本、養民之實用也、非如後世五行家之言。

孔安國曰、五者皆生數、蠡按五行志云、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此漢儒以易、天一地二、相配五行、作說者也、然其所由來亦舊矣、左氏昭九年、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今火出而火陳、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又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梓慎曰、火作在宋、衛、陳、鄭、午、宋、大辰之虛也、皆火房也、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午、凡此皆春秋時其言。

旺勝配當者漢儒所因從也雖非無補時之備要小道身非聖人制作之本意也且其天一地二者易之事周人未配五行其配當者昉于漢儒其辨已詳于余所著易筮探賾故不復贅焉

傳

水曰潤下

水性潤萬物就下故能生育萬物天之陰陽也為人上者知其性則知有生育

之德故治之亦含無違其性如鯨鱓之則可謂不知其德矣五行志以淫祀不潤下為說不可從焉餘皆倣此四云曰止土云爰按古越粵曰並訓爰古通用此傳及下五事傳曰字並宜訓爰不必

謂火曰炎上性燥萬物熟生冷木曰曲直字用經直

直為宮室金曰從革或因或革可為鉶鉶釜鼎可為器械

為刀劍土爰稼穡種曰稼斂曰穡孔穎達曰稼穡

人事非土性故變曰言爰蟲曰穎連拘泥不可從焉

劉向傳洪範也乃謂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

為妻則火不炎上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好戰攻輕

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班固取

之以作五行傳配以五方證以春秋諸侯妖災救時之政非不美矣然箕子傳之者使武王知

天之陰陽生民無一物不備之義故五行各言其用非主張吉凶禍福也漢末緯象之學始行

于世至後漢益熾是以識緯家輩出譚經亦多用其法劉氏洪範傳即是也從來無知其非者

經生家極口而言洪範此古人明災祥之書不復知說天之陰陽而生育下民之道悲矣夫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

甘

以五味配五性者不知為何用按月令亦以五行五味配四方及中央相傳月令者周公所作始見于呂覽次戴記次淮南子其文多載秦人語則雖其本出于周公亦未能免秦人之裁斷也此篇及月令實箕子周公所制作亦以五味配當者果何用邪夫水味有淡有鹹海水謂之鹹則止矣於潤下之性謂之鹹則河漢之潤雨露之下豈能作鹹哉火本不可嘗試焉何知其味唯其焦物食之則苦然其所焦物變本性之味為苦然則所謂苦者非炎上之中有此味異于茶生自備苦味也曲直作酸從革作辛最不可通孔安國以為木實之性酸金之氣味辛酸味梅李柑橘雖有酸味如粉之甘椒之辛絕無酸味豈得概為有酸味哉且本文云曲直作酸不云木作酸曲直者謂可曲而作梧棗可直而作楹檟也於曲直之制非味之所必也故本文為難解焉若為以木實語氣味則曲直非所必也知孔註非是金之從革者少帶臭腥之氣絕

無辛味皆不可通矣若其五味者養性命之根本調和之所必一不可廢焉天陰隲下民生五味養其性如鹽之鹹茶之苦梅之酸蓼之辛穀之甘是也取各其協于口而止矣豈於其不可食者必配其味哉恐此古必有闕文秦漢之際所補也故雖曰箕子之言吾不信也

經

二五事

君事事務也五者人

一曰貌

二曰言

三曰視

四曰聽

五曰思

貌言視聽思雖人事亦天之所令而人所必當敬也漢谷永曰竊聞

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歲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又孔光傳云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蠹曰漢人之學滔滔哉

傳

貌曰恭

曰訓爰下同說苑云書曰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下恭敬婦人之所以皎好也孔子

述書文盡

卷之四

二十六

函月書藏

思恭言曰從孔子曰言思忠又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故視曰明曰視思明分別善惡聽曰聰曰聰子云思忠思曰睿史記睿作審○狂克念作聖聖無察是非思曰睿念作狂孔穎達以來以五事配五行古所無也

恭作肅恭者常從作又也治明作哲哲之古反鄭

作智五行志作愨聰作謀孔安國曰睿作聖國曰蔡本作哲下皆同

於事無不通蠡曰小是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乃知詩亦言之矣

經三八政又天之所令人一曰食生民之急務二曰貨孔穎達曰貨為人用旅葵云不貴異物三曰祀天下

賤中用物孝經云謹身節用是也

所尤不四曰司空孔安國曰主空土以居民孔穎達曰周官篇云掌邦土居四民

時地五曰司徒孔安國曰主徒衆教以禮義孔穎達曰周官篇云掌邦教敷五典擾

民北六曰司寇孔安國曰主禁盜使無縱孔穎達曰周官篇云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七曰賓孔安國曰禮賓客無不敬八曰師孔安國曰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

鄭玄曰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

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司寇掌詰盜賊官

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孔穎達曰如鄭說可皆舉官

名何獨三事舉官也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後也夫食貨

祀賓師指事為之名三卿舉官為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為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

以見義、蠡曰、穎達近是、然朝廷之事、豈止三卿哉、其所職亦衆、而五政各舉其名、中間錯三卿者、我不知、為何義、唐虞時、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士、蓋周司寇也、私疑夏后氏改士為司寇也、意者舜禹時、六卿未備、故止舉三卿也、然雜出于食貨祀賓師者、我不知、為何義也、

傳 缺

經

四五紀 紀歲月日星辰曆數周天綱 一曰歲 孔穎達曰、紀也、人君無道、則天象見妖、

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為一歲、蠡曰、天有十二辰、歲星一年次一舍、故以一年為一歲、二曰日 三曰日 四曰星辰 五曰曆數 史記曆作歷、○五載、日至可坐而致者、非天陰、下民予、故聖王建曆、官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人主無道、有背天命、則天降妖孽、寒暑不時、國有水旱之災、

傳

曰王省惟歲 省息井反、史記作省、○孔安國曰、王

下三句、卿士惟月 月少於日、疾於日、十二交、師會成歲、譬職卑而愈繁、交、師

尹惟日 大於月、遲於月、一歲一周天、師、尹、尤、庶民

惟星 庶民於卿士、猶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日冬

極、夏至北極、而成歲、月雖有九道、行亦從日而南、北、猶師、尹、卿士所職、雖有大、小、異、同、供君政守常

法、星有好風 好、呼報反、下同、○鄭玄曰、春風揚沙、星有好

雨 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月之從星、

則以風雨 用經庶徵、中風雨字、舊本錯簡、今從天、

有司私昵 乖中君命

文志、○箕畢得月濟其所好、猶庶民與

有司私昵 乖中君命

有司私昵 乖中君命

有司私昵 乖中君命

歲月日時無易

人君改正則各不失其常百穀用成人用明

用三德之人俊民用章

史記俊作家用平康

用康成人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經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推文例皇建其有極五字似

誤入正文也然漢谷永傳云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由

此觀之非獨史記谷永所見亦有此五字皇極

解既見然其訓大中者非獨孔安國也孔光谷永

等皆同則其所相傳亦舊矣蓋皇美稱也美王者

之垂統曰皇極者統理萬物之名其至者曰極詩

云思文后授克配彼天之我丞民莫匪極記云君

子無所不至其極周禮云以為民極皆皇極之謂

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

陂音秘陸德明曰舊本作

云唐玄宗以頗不協韻改為陂琅邪代醉云頗

陂古字通用不必改有作好遵王之道

好道呼報反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惡鳥路反惡路一韻按無所偏頗好惡遵君之

義者人臣之極也先儒通為人君之事非也傳云

辟作福作威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且韓非

子云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

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

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可見韓非亦以此為人

臣之事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蕩蕩一韻蔡沈無黨

曰蕩蕩廣遠也無偏王道平平

平婢縣反偏平一韻無反無側

蔡沈曰乎乎平易也王道正直

側直一韻按無所偏黨反側蕩蕩乎

乎如天之無私者人君之極也故呂覽

卷之四

沈氏校

云、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洪範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東方朔曰、臣聞聖主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說苑云、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躡於天下猶然、况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

其有極、歸其有極、言君臣當各會歸其極、按三句釋上數事、蓋記者之辭、

傳曰、皇極之敷言、史記、皇作王、敷作傳、下同、敷言指下三韻語、**是彝是訓、**

史記、彝作夷、訓作順、蓋訓順通、**于帝其訓、**則蓋三句是君道、**凡厥**

庶民極之敷言、指上三韻語、不識順帝之**是訓是行、**

以迓天子之光、迓猶昵、光烈也、君謂順天、臣謂迓天子、君臣之分、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泰誓云、亶聰明作

惟辟作福、辟必亦反、下同、用五福之福、爾雅云、辟君也、**惟辟作威、**

用之、**惟辟玉食、**福用八政中食字、孔穎達曰、君作威、得專賞人、作威得專罰人、玉食

得備珍膳、蔡沈曰、惟辟戒其權不可下殺、蠹曰、惟辟猶言惟君止有之、蓋天所陰隲、為君者備此德、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字與上三惟對、臣之有作

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而訓汝、經謂無為偏頗好

惡、今以福威玉食加人、人用側頗、頗音多、反、二字非為偏頗好惡而何、居**人用側頗、**頗音多、反、二字

字觀之、玄宗為不協韻、而改作破、**僻民用僭忒、**僭

忒惡也、言臣在卿者、作偏頗好惡、則有司做之、為

側頗庶民以之，上僭為惡。

經 六三德

天所命人，一曰正直。皇極云：無反無二。曰

剛克，三曰柔克。

克猶克已之克，言舍已從人也。

傳 平康正直

再用平康字。○平康者，為正直之德。彊弗友，剛克。弗字恐

友爨友，句意相對，弗之為衍可知也。○友如友于兄弟之友，謂隨順也。舍已柔順，人剛為彊，友能如此者，為德。爨友柔克，爨息協反，史記作內。○爾雅克之德。爨和也，舍已彊順，人和是

沈潛剛克

杜預曰：沈漸猶滯溺也。高明柔克，杜預曰：高明猶尤爽也。文五年傳云：甯嬴從陽處父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

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于時，况在人乎？由是觀之，言性沈潛軟弱者，順剛以克之，高明尤爽者，順柔以克之，謂之舍己從人也。孔安國曰：高明謂天，此本中庸高明配天，然下云：畏高明，與中庸自殊矣。

蠡按：沈潛上必有脫文，何則？九疇每傳二段，各釋本經，此傳前一段，三德皆備，後一段，具剛柔二德，闕正直，故知有脫簡。王會之以九疇欲並合五行之數，故曰：八政，食貨祀賓師五政也。三司者，異其詞，三德，剛克柔克二，亦五也。噫，配當家之言，不察文義，強欲配其數，不亦陋乎？余熟視每傳，別為二段者，前釋經意，後述前之不盡者，前後各異其意，豈得合而為一乎？

經 七稽疑

天命龜蓍，使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推

例，此十字，古時釋稽，疑字後誤混正文。曰雨，孔安國曰：龜兆形有似雨者，蔡沈曰：其兆為水。

曰霽

史記作濟○孔安國曰有似雨止者曰霽今鄭玄曰雲在上也蔡沈曰其北為火

作霽史記作霧在曰滂下○孔安國曰陰闇孔穎達曰霽聲近蒙詩云零雨其濛鄭玄曰氣澤鬱鬱

真真也王肅曰天氣下地曰驛今文作圍史記作不應蔡沈曰其北為水

落驛不連屬孔穎達曰落驛希疎之意鄭玄曰色澤光明王肅曰霍驛消滅如雲陰蔡沈曰其北為

金曰克孔安國曰北相交錯鄭玄曰如履氣之色相犯王肅曰北相交錯鄭玄曰如履氣之色

蠱曰五者蓋古灼龜見北之法秦災以後失其傳審不可得而知焉漢儒各以意言之未易適從如

蔡氏配五行則固不曰負曰悔左氏僖十五年秦經之言不足信已

曰其負風也其悔山也蠱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為風艮為山此下卦為負上卦為悔國語晉車耳親

筮遇負屯悔豫此以遇卦為負之卦為悔也

傳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史記忒作資○伐木詩云醜酒有衍毛傳云衍美也

忒惡也衍忒美惡也猶言吉凶也立時人作卜筮時言卜五占二七者各有吉凶也

任者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孔安國曰復殷周卜筮各三人蠱曰孔傳蓋據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

一玉兆二瓦兆三原兆掌三易一連山二歸藏三周易而謂卜筮各異又據金勝卜三龜士喪禮占

者三人而謂卜筮各三人然筮者三人未有明文三兆且未聞卜者各掌一兆三人而占三兆筮者

亦各掌一易三人而占三易按此篇言或卜或筮從衆即下傳其意不必拘三人

人况三代乎本文所無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史記汝乃皆同謀及卿士謀

及庶人謀及卜筮龜策傳云五謀而汝則從龜從

卜筮不專之道也

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詢謀成同身其康彊。

用康寧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

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

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者三，皆吉。汝則從，

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二從三逆作內吉，作外凶。鄭

曰：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龜筮共違于人，人違者，言雖三從

而龜筮用靜吉，用作凶，雖三從二逆，例然龜筮之

得吉起而行事則凶。

經 八庶徵：庶衆，徵驗也。言蕃庶。曰雨，曰暘。史漢並作

曰燠。史漢並作曰寒，曰風。孔安國曰：雨以潤物，暘

成物，風以動物。

傳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入，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

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肅，入哲，謀，聖，用五事。傳字。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艸蕃庶。蕃音煩。史記

云：蕃滋，庶豐也。蠶曰時是也。與下敘時五福之時一例。庶艸蕃庶，即百穀用成也。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史

並豫作錄。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用五卜蒙字。史記

記：恒皆作常，蓋避文帝諱。○狂，僭豫，急蒙，與肅入哲，謀聖，反對。恒與時反對，不時也。未百穀性命之

本故天之陰騭生育之以五者一極備凶一極無凶然人君善得休徵不善得咎徵

漢五行志謂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惟金沴木順之其福曰攸好德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惟木沴金順之其福曰康寧視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咎舒厥罰恒與厥極疾惟水沴火順之不其福曰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惟火沴水順之其福曰富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金木水火沴土順之其福曰老終命蠱按狂恒雨僭恒暘等雖如有所不敬則各從其事異咎罰乎而其實不然五咎之應有一咎于其身則五恒更若只文辭之體如一恒各應一咎耳其非謂某咎有某恒若而他恒不若也况五福六極乎判然別章非五事庶徵之所與焉而謂某之不順有某極某之順有其福猶浮屠氏言有某功德生某極樂有某罪業墜某地獄天令下民何有屑屑焉且於六極五而餘一弱不知所配急作意以為皇極不建之應又無五咎之可配故以臆作臆恒陰若者何其陋也且其五行配當古所無五行自有五行之用五事自有五行之用庶徵及五福六極皆然豈須相配濟其事哉自周末察天象言吉凶之弊行漢儒慣之以昉配當之學終以洪範縱橫相配以為說吉凶禍福之書而又不不知天惠下民陰騭之義悲矣哉宋儒喜談配當只以五行之序配五事庶徵之序異于班以木金火水土序則知其配亦無定位古人所不言而今人好言之配位各得其處亦何益此余所以一掃不取也

經

九五福

經云上壽一百二十中壽百下壽八十一年蔡沈曰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蠡曰蔡說非按

說苑河間獻王曰尚書五福以富一曰富二曰富三曰康

寧無妖四曰攸好德好呼報反五曰考終命行

志考作老蓋因字似誤○孔安國曰各成其短長

之命以自終不橫矢蠹曰成短長之命以自終者

雖短長之異亦終天年也如此則與壽何擇矣此

五福而其實四也因按漢李尋傳云尚書五曰考

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

定紀數如甲子也此為不失古訓考考正也命天

命也考正天文地理視天地無私以六極六者人

奉天命終其身謂之能終天命之人六極所必不

免自天使之者也一曰凶短折鄭玄曰未齒曰凶未

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劣弱不能當干

亦天之所命人之所不能免盜跖壽富而康寧顏

子貧而短命伯牛有疾孔子屢遭災皆天之所然

人力之所不能免也然聖人知命之所在故處之

不變其操是以雖窮猶逸也常人則否雖處安逸

猶求而不止是以變福為禍豈可不慎乎如漢儒

以一福一極為五事之應則謂盜跖聽聰而有謀

故得富顏子思之不睿故得凶短折伯牛視之不明故得疾年不通殊甚

傳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是五福用布與其眾民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汝指君人者而言

善政也言眾民由君政者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

故天賜君天下者保安民政無側惟皇作極人

皆善政之至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不畜無

有謀為汝則念之所不當人之有能有為不畜無

守之任汝則念之忽諸當人之有能有為不畜無

守之任汝則念之忽諸當人之有能有為不畜無

守之任汝則念之忽諸當人之有能有為不畜無

使蓋其行行下孟反○蓋進凡厥正人用正既富

方穀謂與爵祿而邦其昌而汝也下而

曰予攸好德予恐于誤與于其無好汝則錫之福

言人於有好德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時人指攸好

錫福者是入本惟有攸好德無虐獨史記列女

美之至也應上惟皇作極句無虐獨史記列女

寡而畏高明○德傳字不協于極不罹于咎

雖不合於至極而不罹於皇則受之當美而而康

而色用康寧字又五福之一色汝弗能使有好于

而家時人斯其辜能與有能反時人斯其辜與時

人斯其惟皇之極反言雖君亦不能于其無好德

則使人有好德于汝家是人却取罪汝雖錫之福其作

微子之命

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况於其無好德之人乎

此篇舊本誤在大誥下故序者謂成王既黜

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此言一出膚受之徒不察以為武王不封微

子奉其祀封武庚為殷後彼與三監畔而後

封之宋其何晚哉周政之失未有於此者

予嘗讀呂覽樂記韓詩外傳等皆謂武王克

殷既下車封殷之後於宋可見微子之所封

武王克殷時而非殺祿父之後矣孔穎達雖

宋命之為公，今觀此篇，乃曰：律乃有民，曰：永綏厥位，皆始封之命也。非再封之辭也。故予以此為武王命，而非成王時也。

左氏僖六年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觀。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殺之，焚其觀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啓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抱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二書雖有異同，亦其時事也。王會之嘗疑之，廼曰：昔箕子之答微子，固以當去之義，去者，去其位而適其迹也。如銜璧抱祭器而歸周，則是先絕於商，而自求封也。且武王非伐微子，何為銜璧請命？疑王解縛焚榭者，此必武庚也。傳者以微子賢，武王聖，舛訛其事，以為微子也。嗚呼！宋儒不求諸道，妄疑古書也。尚矣！箕子不

言子，王子弗出，我乃顛濟，此勸微子欲出歸于周，永保殷家社稷宗廟之辭也。是以王克殷，微子面縛降于周，果得封于宋，而不顛濟社稷宗廟也。不然，則去昏迹于山林，豈所以全社稷乎？且以非伐微子為說者，癡駭兒，不辨事者之所言，固不足論矣。夫微子以宗室事于殷，雖設武王不伐之，何有所遁哉？彼既不解事，嫌于以微子賢，受縛降于周，故張妄說，欲回護之，不知襲微子之冤，故于於微子，不得不本于左氏司馬雪夫冤焉。

王若曰：辭猷殷王元子，我謀所以封之者，惟誓古

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象所以降我者，其人考古制，崇

承成湯，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面縛銜璧，衰經，與

之教。修禮，物，舊解謂正朝服，色，修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用殷禮，非也。賓來賓尊之辭。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今與汝宋國民皆美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

時德垂後裔邪虐言桀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聞音問

如恪慎克孝肅恭神人蔡沈曰抱祭器歸周亦是其一予嘉乃德

曰篤不忘釋文云篤一作竺東谷反○舜命禹曰

王命管仲曰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上帝時歆下

民祗協祗音文○庸建爾于上公蔡沈曰王考尹

茲東夏夏戶雅反○孔安國曰尹正也宋在京師

郡宋升應天府今為歸德府屬河南有微子墓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

往往就國也周禮云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

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又云公之服自冕

而下如王之服云率由典常不僭不濫以蕃王室蕃蕃

弘乃烈祖律乃有民孔安國曰弘大也永綏厥位

毗予一人毗房脂反○孔安國曰毗輔也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世世

享汝德萬邦俾我有周無斁斁音亦○在彼嗚呼

往哉惟休無替朕命無母也言惟美

金縢縢徒登反○金九金之總名或銅或鐵皆

事云竹閉緹縢毛傳云緹繩縹繩縹約也藏書

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錄之不欲人開也

此篇及顧命亦史官叙事之文如大甲說命

等也小序云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今讀之

其主意在下成王以天變啓金滕而復周公非為武王有疾而作之按史官欲述復周公之事然非明有功于武王却言納冊于金滕之則不能盡其顛末是以初言納冊于金滕之匱中事以為其張本古時質朴以為篇題耳昧者不察暝于金滕字為周公之所作可笑哉孔穎達蔡仲默等不知而為紛紛者今皆不取焉

既克商二年

孔安國曰伐紂明年孔穎達曰克商稱元年故以明年稱二年蠡曰二孔氏之

說恐非矣按竹書紀年武王十二年伐殷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禱于壇壇作金滕此實克商之後二年也然據大誓武王十一年伐殷紀年為十二年者誤矣然則武王疾當在十三年王有疾弗豫

疾弗豫

史記王作武王弗作不釋文云豫本又作色然蠡曰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為于偽反史記

憂患貌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為于偽反史記

繆上○爾雅云穆敬也蠡曰蓋謂卜於廟者為穆上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

王鄭玄曰戚憂也蠡曰未可絕句距二公辭先王指后稷以下公劉之屬言用卜則必於宗廟於

宗廟則后稷公劉之屬得與聞之必憂其病此未可也故下文於廟外特為三壇唯告大王季文

也王公乃自以為功○史記公作周公功作質音贊為功作質是也以身為質也為

三壇同壇壇音善○孔安國曰築土曰壇除地曰壇於除地中為之因大王季文王諸

命於天故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蔡沈曰三壇之南別

為一壇北向周公立焉鄭玄曰時植璧秉珪乃告

大王王季文王植音置告古毒反大音泰史記植

作戴珪作圭○鄭玄曰植古置宗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又云裸圭以祀先王玉

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瓚如盤其柄為

禮記卷之四 三十一 禮記

也。史乃册祝曰。祝之秀反。鄭玄曰策周公所作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

惟爾元孫某。史記某作王發下同。孔安國曰臣諱故曰某。鄭玄曰諱之老由成王讀

之。蠹曰二說並非矣。泰誓牧誓皆曰發不諱。遺厲之。彼豈非臣子所誦哉。此獨曰某者。史異辭。

虐疾。遺遇也。蔡沈曰。厲惡也。若爾三王是有不子

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史記丕作負是也。蓋以音訛。○若如爾汝也。子

指三王責債同。言如汝三王是有負罪于天。以武王為債之。則當以我代之。孔安國曰。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埒允明曰。雖

命不可知也。精誠禱之。何不得代。故祈之也。孔說似云。知不可代而祈焉。此非臣子之義。何以垂世教。蠹曰。善哉。允明。古人遭閔凶禱天求福者。如

湯祈旱得雨。經傳中昭昭。昭予仁若考。史記此四字焉。豈知無益而為之哉。

味文意。考作巧。為是。蓋以音訛。若猶云。或詩若文之若。不必訓順。父言我仁。而且有巧也。能多

材多藝。蔡沈曰。材藝指服事。能事鬼神。孔安國曰。役仕于鬼神而言。

武王。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汝之意。

三王。下乃命同。言武王反。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

命。請命也。帝庭。天也。言汝三王請命于天。以旦代之。早救武王死。使之敷佑四方之民。舊說為武王

受命於帝。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下地。猶言地下。謂黃泉也。言當庭非矣。

用我言能謀。定汝子孫存亡于地。下也。舊說為武王能定汝子孫于天下。亦非矣。四方之

民。罔不祗畏。祗音支。○今四方之民以王疾不鳴。豫無不恐。懼者此應上敷佑四字。

呼無墜天之降寶命。史記寶作葆。是亦以音訛。○無母也。葆保通。民以疾篤怒。

懼者天降武王，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孔安國曰：救以保民之命故。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孔安國曰：救有依歸，蠡曰：應。今我即命于元龜。即即時也，決吉上以戚我先王。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侯。爾命武王，爾不許我，我乃屏壁與珪。屏，屏也。以上周公所作之冊，而史所祝之文。乃卜三龜。孔安國曰：以三王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蠡曰：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曰：玉兆，曰：瓦兆，曰：原兆。安國以此為三代之卜法。故曰：三王之龜。卜果如其說，則如夏殷二代，不能命三龜。周亦不得復殷，則不能備三卜也。不必然焉。且其所謂三兆者，當時既失傳，龜兆形，謂或如玉，或如瓦，亦不可知焉。何以強為三代之卜法哉？或謂卜三龜者，問大王一習吉，習襲通言，啓籥王季文王故，此說極是。

見書乃并是吉。籥以略反，并必政反。○馬融曰：籥也。形如管籥。空中以受鍵。公曰：體王其罔害。周禮占人云：凡卜色，史占墨，卜人占圻。大卜云：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坻詩云：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合而考之，體謂灼龜所形之體。予小子新命于三王。史記：新下有灼龜所形之體。予小子惟永終是圖。言予新受代君之辭，故謙稱予小子。惟永終是圖，言予新受代君之命于三王。三王感予志長，茲攸侯能念予一人。禮：天子自稱予一人，則此八字，合終其所謀。茲攸侯能念予一人。禮：天子自稱予一人，則此八字，合終其所謀。武王答周公之辭，恐脫。王曰：字也。侯，爾命之侯。言汝周公此所以侯三王之命者，能思救予一人之死也。先儒以為周公指武王，公歸乃納冊于金。勝之匱中。納祝冊。王翼日乃瘳。蠡曰：此文章小繳處，為下遇風雷之

變、啓金、滕、張本、陳師凱曰、請代武王之死者、周公之本心也、王瘳而公不死者、天也、非人力之所能也、**武王既喪**、疾瘳後經四年而後崩、文王世子云、

四、冬十二月陟、按武王嗣文王立、十一年伐紂、升天位、七年而崩、律歷志、為即位十一年而崩者、誤矣、竹書紀年云、成王元年、**管叔及其群弟**、左氏僖二十四年、富

辰曰、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是必以長幼為次、則管、蔡、霍、叔、於周公皆兄也、孟子亦謂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此指蔡、叔、霍、叔、謂其群弟者、係武王而言之、非謂周公之弟也、

安國謂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于國、史記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列女傳次序、以管叔為周、公、弟、他與史記同、不知三子何據、**乃流言於**

國曰、詩疏云、造作虛言、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史記云、武王克殷、乃使其弟管叔、蔡叔、相紂子

祿父、治殷、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猶少、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公將不利於孺子**、云、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

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王肅曰、周書亦謂、歲十有二、武王崩、元年六月葬、

據之、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二、其明年年十三、即位、改元、史記大戴禮並云、武王既崩、成王在強、祿中、可疑、或以不加元、**周公乃告二公曰**、史記、作告大服、為在強、祿與、

我之弗辟、我無以告先王、辟、孔讀扶、亦反、馬、鄭音、孔安國曰、辟、法也、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蔡沈曰、言我不避、則無以告先王、於地下、蠡曰、蔡意謂是時成王方疑公、公時請而誅之、王必不從、不請而誅之、不可、故云爾、成王猶

幼弱、天下安危、在周公一人、豈為避小嫌、而輕去哉、此惑鄭玄謂避居東都、已、因按、史記云、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犬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如此、此足視孔蔡非矣、言雖三、監疑我、我不避而在職者、我恐諸侯畔、周無以告周道、成于我先王也、**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

得、竹書紀年云、成王元年、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東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于衛、遂伐奄、滅蒲姑、史記云、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東、山詩序云、東、山、周公東征也、三年而歸、勞歸士、其詩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孟子云、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此言二年者、按竹書紀年、成王二年初、東征二年、伐殷及徐奄淮夷也、鄭康成不察之、

謂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宋儒輩、滔滔、虛名、教罪人哉、**于後、公乃為詩以貽**

王名之曰鴟鴞、爾雅云、貽、遺也、詩序云、成王未、知

章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父子之閔斯、鴟鴞、惡鳥也、喻管蔡我子、喻成王、彼叔父而惑其甥、故云、既取我子、我室、喻周室、三斯皆語辭、毛傳云、恩、愛、鬻、雅、言周公愛之、勤之、雅子宜

哀、閱、**王亦未敢誚公**、誚、在笑反、史記作訓、是也、○

教、信、流、**秋大熟、未獲**、獲、戶郭反、○、擗、紀年、成王二

言、故、沒、後、之、事、大、誤、擗、紀、年、周、公、以、成、王、二、十、一、年、薨、**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

大木斯拔、邦人大恐、恐、丘勇反、○、天震、怒、王與大

夫盡弁、弁、皮彥反、○、按、史記、作朝服、周禮、視、朝、則、皮、弁、服、安、國、為、質、服、應、天、者、非、以、啓

金滕之書不順公之言而值乃得周公所自以為

功代武王之說功當作質徐廣二公及王乃問諸

史與百執事從周公為壇詰命者唯史與百執

其實不也對曰信一字句噫公命我勿敢言噫於其

意不平聲按史記於納冊于金滕之匱中下謂誠

守者勿敢言今及問之不得已對曰信有此事然

恐背其戒心不平其言之故王執書以泣感公曰

其勿穆史記作自今後其無穆卜乎○初二公

於是特築壇詰三王今王欲卜天變既得公昔公

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冲童音近故訛史記

彼之勤勞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周公記惟朕小子

其新逆馬本新逆作親迎是也○蓋古師還王必

敢順其教拒而不得入于都也故九罭詩序云九

罭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其二章云鴻飛遵陸公歸不

復於女信宿夫鴻水鳥也渚與陸皆非所宜以喻

周公失居在軍也無所與不復言王久而不召也

於女信處者言久止東也是成王不迎公可知也

我國家禮亦宜之言出而親迎之禮之所宜九罭

子衮衣繡裳毛傳云九罭小綱鱒魴大魚此以小

受大非物之所宜禮亦然天子親迎補佐之臣宜

衮衣繡裳見之王出郊竹書紀年云王天乃雨反

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

事左氏成十三年云國休朕卜并吉并吉篇末同肆

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孔穎達曰尹

夫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連播臣惟思

左右曰以于往也連播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

不反曰艱大民不靜擬艱作難亦惟在王宮邦君

室擬室上有宗越予小子考擬云於小翼不可征

擬翼王害不違卜害害戶葛反害如害澣澣害否之

衆則國難屢起民不安處且在王宮之國君宗室

征伐雖王得吉卜何不違去之子庶邦君不可下

成王謂小子但周公代王稱邦肆予冲人永思艱

曰擬予下有為字嗚呼允蠢鰥寡哀哉如誠

此其禍施勤予造天役擬造遺大投艱于朕身天

謂三監畔所謂不弔天也遺忘也遺天役忘大越

予冲人不印自恤印五剛反下同印如人涉印

遭艱義爾邦君越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忘于

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曰勞也蠡曰義蒙二

十六字言汝勿拒我乃綏慰我曰莫劬勞于憂恤

我衆邦不不成就汝周公之撫安父業而謀功

則我以爲義其志也此已予惟小子擬云熙爲我

禮記卷之四

惟倒為惟以音同訛不敢替上帝命言嗚呼汝廢邦為我成

命卜之天休于寧王擬云天休于安帝室興我小邦周寧王惟

卜用克終受茲命此重明卜之不可違弄言天美

王室卜之天示吉北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亮反○况遺大嗚呼天明畏弼丕丕基擬作威○

畏威丕大也丕丕基謂王業聯綿不絕之基言天

興周室示吉卜相民亦示吉卜此天明威輔王業

之王曰假下設成王命周爾惟舊人惟念也舊人指

公汝當思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擬作不

省息井反汝不能遠省文武之切則天閱愆我

成功所乃天知我祖考成功所在而慎為有勞也

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擬寧王作安皇帝○天

終先王安王室之謀事以上成肆予大化誘我友

邦君周公謂王命如此故天棐忱辭其考我民音

匪忱市林反漢孔光傳作謔同擬云天輔誠辭累

我以民○天輔誠辭之人故使我周考成天下民

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擬云予害敢不下於

終由此及下文其當作敢○前猶往也指祖考言

我於先祖考安國人謀功處何敢不終其功哉二

用予曷敢不天亦惟用勤愆我民不帝使我考成

字應天字之若有疾天之所欲安而却有予曷敢不于前寧

之疾之苦之者則逆天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 四十七 海戶樓

久攸受休畢若有如是者則我於祖考安國人所受天之美命何敢不終其命哉三用

予局敢不王曰又設下王責若昔朕其逝若汝昔往

字應天矣周公之辭朕言艱上朕周公自稱下朕成王

謂我往征叛人朕言艱自稱言成王勞周公曰子

千役其難日思日每日也思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底

如獲反也若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不欲建柱梁其

父蕃蕃側其反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不欲播種

之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其父敬創基業

我事雖不遂我有子孫在彼肆予局敢不越印救紹終我志必不棄其基業也

寧王大命擬云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

蕃期其成功于子孫故我於吾身撫安王冢若兄

考乃有友擬云若祖宗迺有效湯武擾之友恐效

武言汝父兄迺有效成湯故復桀伐厥子民養其

勸弗救擬養作長蓋此以音訛長竹文反厥子

繼父兄之業伐三監及民長父王曰文嗚呼肆哉

爾庶邦君越爾御事我恐戒誤奕邦由哲哲哲人言父兄

之靈既勸汝誅叛人故汝戒厥邦君拒卜而不亦

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天命吉卜結不替上帝命越

天棐忱爾時因敢易法易以致反下同○法卜定

公戎庶邦之辭言於天亦輔有誠之法矧今天降戾
人汝衆敬是勿敢輕易先王之卜法矧今天降戾
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

天命不易天降罪于周邦謂有大艱于西

室即邦君室謂三監也庶邦既曰今伐殷則艱大
而民不靜亦在王官邦君宗室於成王叔父也不

宜征伐之何其不違卜故公假王命拒之曰汝非
當易卜况今天降罪于周國大以艱難苦人者此

非禍王室天大輔我以相伐宗室乎予永念曰周
而汝將不可征此可謂不知天命也

命對王命天惟喪殷若稽夫田夫予曷敢不終朕畝謂播

獲對上其子乃弗肯播矧肯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不天
獲四用予曷敢不字應天字

安國美祖考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

擬指作吉○極卜窮極卜不敢用也指當作吉美
也公亦對王命曰天亦惟美先王安民而先王安

民用卜奉天命今予於從順先王安中國人亦何窮
極卜而法之敢不有美我疆土哉此回護庶邦對

成王謂爾亦不知天命不易矧今卜并吉肆朕以
也五用予曷敢不字應天字

爾東征天命不僭僭差也王奉天命如此况卜亦
不得差必卜陳惟若茲陳布

旅獒

此篇舊本在洪範下先儒以為大保戒武王之
之書非矣按朱子語錄云旅獒之作武王已

八十餘歲矣而大保諄諄告之與教小兒相
似五峯胡氏皇王大紀為成王時書今觀篇

中有用訓于王之語必非告武王也人但見
篇首有克商通道之語遂以為武王之書武

王克商才六年而崩，遠國來朝，正在成王時。如肅慎越裳是也。此說極是。所謂克商者，蓋謂祿父也。意者古書錯亂，與微子之命易其地，今移復本位，各得正。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魯語八作百。○九夷八蠻，又見爾雅。職方明堂

位九八徒舉大數耳。按竹書紀年，武王克商四年，肅慎氏來賓，成王九年，使榮伯錫肅慎氏，命十年

越裳氏來朝，此通道于夷蠻也。西旅底貢厥獒。底之履及。○孔安國曰：旅，西戎獒犬。

犬，爾雅云：高四尺曰獒。大保乃作旅獒。孔安國曰：保，召公。用訓于王。

成王曰。

嗚呼！明王慎德。王栢曰：慎德，二四夷咸賓。猶舜修文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孔安國曰：方，土所生之物。惟服食器用。穎

達曰：玄纁，絺紵供服，橘柚菁茅供食，羽毛齒革，琤琕，珩篠，蕩供器用。蔡沈曰：此其綱領。王乃昭

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孔安國曰：替，廢也。穎達曰：魯語，孔

子稱，武王時，肅慎氏來貢，措矢，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措曰：肅慎氏貢

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是分異姓事。分寶玉

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孔穎達曰：定四年，左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是

分同姓事。蚤曰：魯語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孔安國曰：展，誠也。韋昭曰：展，重也。人不

易物，惟德其物。陸音易如字。蔡讀以豉反。今從蔡氏。左氏：僖五年，引之，人作民，其作

繫。○言人不輕易物者，其君有德，而所貢賜亦有軌也。孔安國以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固哉

解也。若此，則王苟修德，德盛不狎侮。盛德之君，狎則獒貢亦何賤弃之有。德盛不狎侮。不狎侮，人狎。

侮君子罔以盡人心位盡津忍反下同○君子指有位人位人求無用不物此狎侮在

勞其心位人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小人細民也貢遠

民以勞不役耳目百度惟貞既異產寶遠物此耳

法玩人喪德喪息浪反下同○近婦人玩物喪志

志為已志以言為人言非矣以道者不志言皆以在已

害有益切乃成狎侮君子勞其不貴異物賤用物

民乃足後遠人獻奇獸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畜許

○孔穎達曰左氏僖十五年晉侯衆鄭馬及戰陷于澠是非其土性不習其用珍禽奇獸

不畜于國雖麟鳳養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孔安

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蘇軾曰按史記周穆王得白狼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所寶惟賢

則通人安孔穎達曰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

楚之白珩猶在手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

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焉是謂寶賢也嗚呼夙夜罔或

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行下孟反累力偽反○

之細者累如無累後人之累蔡讀如累丸之累與為山之譬不應為山九仞巧虧

一簣小爾雅云八尺曰仞論語孔子曰譬如為山

細行累大德故允迪茲讀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王于況及又如字○孔安國曰信誥行此誠則人民安其居天子世世至天下

康誥

小序云成王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蔡沈非之而曰康叔於成王叔父也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王命故曰弟然既謂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周公何遽以弟稱之說者又謂寡兄最為稱武王尤非矣寡德之稱自謙之辭句語他人猶可也武王康叔之兄也家人相語安得以武王為寡兄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汲冢周書史記并言王即位於社南群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傅茲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書也蠡按宋儒之覽古書所

論每每致踈妄耳左氏定四年衛祝鮀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綉蒺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興季授土陶叔授氏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可見祝鮀時既為成王之書且按鄭玄詩譜云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地其封域在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武王封武庚置三監使尹自紂城東謂之衛成王及殺武庚伐中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以事理推之武王時三國皆祿父國而三監監之復有何餘地而封康叔乎故史記周本紀衛世家皆封康叔為殺武庚後者為此也故予從小序所言斷為成王之時但其篇首四

十八字按文理他篇脫簡誤入此無疑而為洛誥篇首者亦失矣夫洛誥者載七年十二月戊辰周公復政之事非其所謂三月會四方之民誥之事私疑此必多士脫簡也按竹書紀年殺武庚遷殷民于衛者在成王三年召公營于洛邑者在七年三月意者封康叔守衛者必在下遷殷民之年豈待七年三月營洛邑之時哉又且此篇主意但在封康叔戒告鎮撫殷餘民耳其會五服百工四方之民于新邑洛周公成勤大誥治者即多士一篇大意而非關於康叔之事故今削四十字移置多士首篇冀足視古時之趣

王若曰

命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是也漢孔叢子云孔子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

王莽傳云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證之引明堂位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

時武王崩纘纍未除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阼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登贊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也蠡按明堂位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治天下及洛誥周公復成王明辟者謂代天子居其位萬機之政自己出之也非已踐天位自稱王矣王莽欲攝哀孟侯長也蠡曰孟侯擅政故矯周公以為自稱土孟侯長也蠡曰長國者尊稱孟侯呂覽云齊湣王周室之孟侯是也非謂五侯之長且王若曰孟侯如帝曰格舜例稱其爵命之辭謂朕其弟小子封康叔名封周公命為孟侯者非是既謂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周公何遽以已辭呼之稱弟耶噫仲默可謂踈乎事情夫書王命者策書之大法而其封之者實出于周公之謀故惟乃以已辭稱之亦何傷不可以膠柱之論斷之惟乃不顯考文王惟猶伏惟乃迺克明德慎罰左氏成

公巫臣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孔叢子云、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己德之明也、不敢侮鰥寡、左氏成八年、韓厥曰、不庸庸、祗祗

威威顯民

祗祗並音支、下文同、○左氏宣十五年、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

行之縣、羊舌職曰、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孔叢子云、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者、不失其道、明之

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敬用肇造我

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

夏戶雅反、○肇始也、造謂造邦肇王業也、左傳所謂

文王造周是也、區、夏猶云、諸夏

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上帝、帝休、冒

讀莫報反、今讀密北反、聞音問、○冒、聞上帝、犯天令、聞之言、怙、下犯天意、合、聞、文王所為、而天美之也、

與君與所謂、昭文王、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殪於

○我、戎、狄、之、我、戎、殷、賤、而、比、夷、之、辭、不、必、訓、兵、左氏宣六年、赤狄伐晉、圍懷及刑丘、晉侯欲伐之、中

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深味、桓子之語、似惡紂稱我

殷、言使疾其民、以盈其貫、與紂為民、誕受厥命、越所疾、其罪貫盈、同、故賤而稱我殷也、誕、受、厥、命、越

厥邦、厥民、惟時、叙、誕音但、作一句讀、○三厥字、指之、今周革大受于

天、以治之以次序、乃寡兄勛、乃汝寡兄武、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國也、第一誥、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使下念下、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

紹聞、衣德、言、皆無、今從之、適音聿、○孔安國曰、適

循、紹繼也。蠡曰：衣讀為殷，言今衛民將其君在敬。循汝文王之政，繼聞殷家有德之人言也。為下三句。張

本。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人民。言汝往就國，則當傳求殷先聖王。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

訓。又為一句讀，知音智。○惟念也，言汝當大遠思。訓念商家考老成人處心，智于教訓也。欲上法伊

尹，故云遠。二句。紹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又為一句讀，別必列及。○言又當別求，聞由我

古先聖王，用康安萬民之道。此雅適文王之事。弘于天若德裕乃身。荀子，弘下有覆字，于作平，蓋此

荀子為句。○言循文王殷先哲王而施政，其不廢仁弘大如天之覆萬物，汝德寬裕汝身也。不廢

在王命。言其政教亦不廢。在察殷。在王命。周二王之命也。第二誥。

王曰：嗚呼！小子封，惇瘝，乃身敬哉。○惇音痛，瘝古頑反，也。孔穎達曰：惇聲類於痛，故為痛。爾雅云：瘝，病也。蠡曰：治細民如疾，痛在身，故下云：無康好逸豫。敬

我，令敬。天畏棗忱。棗音匪，忱市林反。○畏威通言下事也。天畏棗忱，天明威輔，有誠人，故治民不可

不敬。民情大可見。眾民情實，於其事所計大誠也。民情大可見者，乃可見而知之，故易治。小人

難保。小者蔽而不見，往盡乃心。忍盡反。無康好逸豫。好呼乃其人，民當惇瘝汝身。我聞曰：以下四句，語怨不

在大，亦不在小。智復書云：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晉語：孔安國曰：大起惠不惠，懋不懋。懋音茂，左氏昭八年

於小，小至於大。惠不惠，懋不懋。懋音茂，左氏昭八年預曰：言當施惠於不勉者，已汝惟小子，已熙乃服，惟弘

惠者，勸勉於不勉者。已汝惟小子，已熙乃服，惟弘

預曰：言當施惠於不勉者，已汝惟小子，已熙乃服，惟弘

惠者，勸勉於不勉者。已汝惟小子，已熙乃服，惟弘

惠者，勸勉於不勉者。已汝惟小子，已熙乃服，惟弘

惠者，勸勉於不勉者。已汝惟小子，已熙乃服，惟弘

惠者，勸勉於不勉者。已汝惟小子，已熙乃服，惟弘

惠者，勸勉於不勉者。已汝惟小子，已熙乃服，惟弘

惠者，勸勉於不勉者。已汝惟小子，已熙乃服，惟弘

王乃汝服服事也弘應保殷民應舊讀如應對亦

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助王助王宅也宅天命謂

作新民按戴記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又

云湯之盤銘曰苟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

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

用其極此湯之盤以下解上親民者故朱熹讀親

為新是也蓋古音通從而假借如金滕親迎作新

逆可以徵焉由是觀之新民謂使其民去舊染游

息先王之道進日新之美物茂卿大學解以新民

為革命制作正朔衣服之事可笑亦甚矣第三誥

通第二誥皆述明德之方但第二誥誓先王

苟成之教明己道之事第三誥乃新民之方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呂刑云明于刑之人有小罪

非青乃惟終作不典惟所犯雖小非過失則式爾有

厥罪小若是也乃不可不殺舜典云怙終賊刑乃

有大罪非終乃惟青災所犯雖大非怙適爾既道

極厥辜既盡也盡聽訟之道極其罪情孔叢子云

必斷以時乃不可殺舜典云青災肆赦禹謨

王曰嗚呼封有叙使下事時乃大明服左氏傳二十

國篇並無時字左氏卜偃曰乃大明服已則不

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蓋明服猶明事謂已所

此二若保赤子荀卿曰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應也孔叢子云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乃刑之君必與眾共焉惟民其康人

此三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大傳云或疑辭易

之者疑之也夫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也人有其罪而後從而施天刑此非汝以私刑殺之汝母

刑殺之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又曰恐

器反則如志反○孔安國曰舉輕以戒人輕行之蠡曰第五誥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臬魚列反下

曰外事言外土諸侯奉王事呂祖謙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為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

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為外事蔡沈曰外事未詳陳檠謂有司之事也按篇中言牲數求牲盡乃心牲

哉封皆合其之國之辭而未見留王朝之意或異時舉以任司寇與呂說未易從焉蠡曰外事實未

詳但與要囚相對則恐外已所職之事而怠惰也爾雅云門中檠為臬說文云臬射的也孔安國曰

臬法也孔穎達曰準限之義孔叢子云茲殷罰有倫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

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蠡曰外事不勉者陳列其法當掌法殷家刑

罰有倫理者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

赦要囚要於霄反赦必世反下同○孔安國曰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蔡沈曰獄詞之要

者陳檠曰要者結罪之辭要囚謂結定其囚之罪也蠡曰諸說皆非矣按周禮秋官鄉士云異其死

刑之罪而要之疏云要劾實也是矣要囚謂劾察囚人之情也多方篇亦有要囚字與此同赦斷也

第六誥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敵殷彝此以下說上外事司師

述前言謂汝陳列是法以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

次汝封荀子家語皆無用其字封字次作即○次

汝心之所安乃汝盡遜曰時叙荀子家語並無

雖用義刑義殺而汝當惟曰未有遜事家語遜作

順○楊倞曰尚謙云我未有順事故使民犯法躬

而並言先教而後刑也由此言之義刑義殺教以

無之則知今尚書出後人脩造撓入也不然則已

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凡民自得罪荀子民作人○荀子云治世曉然皆

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

謂也由此觀之自得罪自知其罪而服之也此章

言嗚呼汝康叔我未有如汝心而如是則我心寇

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啓不畏死罔弗斃啓音敏孟

下有凡民字是也京師刊本罔作曰誤也今從註

疏本蔡本及孟子斃徒對反下同孟子作讞○孔

安國曰越顛越啓強斃惡也蠡曰盜賊姦宄或殺

人奪貨以顛越之啓然不畏刑則凡民無不惡之

言民知惡之可惡則知已非而善政服之請其罪第七誥

王曰封元惡大斃矧惟不孝不友此亦承上章言元

殺越人于貨者此大惡之人凡民知子弗祗服厥

大惡之况不孝不弟者乎民安不惡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 五 海月樓藏

父事大傷厥考心是不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

子慈是不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顯是不恭天

序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是不友鞠子見

三十三年云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

共不相及也晉曰季所見蓋如是矣或不用全文

而直取意耶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弔音的

殆不可知焉我政人得罪不於我政刑父子兄弟得罪相及也

言父罪不關于子各自其罪天惟與我民彛大泯

也與左氏不相及也同意亂天恐夫誤夫音符夫衛人與我周

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曰乃其速

文王作罰即周之常刑文王既沒而文在茲者爾

雅云戛常也郭璞曰謂常法也不率大常即與我

民彛泯亂者言遽用文王之常刑矧惟外庶子訓

以刑之毋赦彼不從常法者也人文王世子云古者庶子之官治邦國有倫孔穎

達曰外對內父兄諸節孔安國曰正人

邦國五倫之教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官之人孔穎達曰

若周官三百六十職蠹曰下云小臣外正所謂正

人越小臣也此謂鄉官小吏也越及也孔安國曰

諸節諸有符節之史蠹曰諸節未詳或謂節如節

邦曰五倫之教之節也矧字蒙至諸節十五字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別彼列友譽音餘五典外

邦造周之造言汝別播敷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

正人小臣治民之大譽引惡孔安國曰不念我言不用我法惟朕慙此我

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率殺循而用刑法也亦

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能下恐有

脫字○此反論上事家人即父子兄弟言惟威惟

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人言為威虐大放恣周王

命可謂通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敬典所宜

下文所謂勿替敬典是也言汝亦惟文王之敬忌

乃裕民此舉文王敬忌則裕民以示康叔孔穎達

說苑云人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讓為士大夫夫入

道乎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已書曰我惟有

及則予一人以懌荀子云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

子懌作擇呂刑亦云擇言則懌恐擇誤○曰文王

曰也文王不為天子不宜謂予一人蓋追王之後

周公為其辭命故曰予一人言文王之敬忌迺裕

也第八誥按自第四誥

王曰封奭惟民迪吉康孔安國曰奭明民迪治民之

明思治民之道以善安之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

求我猶言我弟親康叔辭下章同言我康叔是矧

今民罔迪不適况衛民創紂虐不迪則罔政在厥

邦與紂何異第九誥

與第二誥相應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殷監不遠在夏后世告汝德

之說于罰之行說舊如字今讀音悅○言德之說

至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此民苦虐政久未安靜

而無迪不從故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

不怨迪屢不同上所謂不迪則因政在厥邦謂政

其蒙天罰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厥字

之罰殛言天之所罰殛矧曰其尚顯聞于天問音

罪于第十誥與三誥相應况於下其猶有中顯然聞于天之

王曰嗚呼封敬哉亦使敬無作怨無母通母勿用非

謀非彛蔽時忱為二句讀○用非謀非彛德不則

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敏德言達德之人所謂高

遠乃猷裕乃以民寧遠乃猷有遠慮也所謂求聞

民寧所謂克敬不汝瑕玼也第十一誥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肆承上數事命

大學所謂善則得汝念哉勿遺之無我殄享明乃

服命無我殄無弃我政蔡沈以享字屬上為句曰

對言享明受服命而不高乃聽用康人孔安國

昏也即所謂慎乃服命曰聽先

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蠡曰第十二。誥通十一。誥皆總言明德慎罰之事。

王若曰：往哉封，就國勿替敬典，替廢也敬聽朕告，聽

用汝乃以殷民世享。言世世享衛國之民

酒誥

按韓非子云：康誥曰：毋彝酒。今此三字出于此篇，因想古時通酒誥梓材皆稱康誥，猶盤庚四篇耳。秦漢之初，各依其事，召篇也。吳棫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自王若曰以下，告紂故都之書也。蔡沈駁之曰：凡書之體，為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為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為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為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而作則首稱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衆

為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誥多邦，為天下而作也。多方為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方多士，為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今酒誥為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為一書無疑。蠡按：二子皆失之。夫書體萬變，或有通篇以一事終事，中間不可斷章，如甘誓湯誥盤庚是也。或有可分為數章者，如典謨禹貢五子之歌洪範是也。或有合數條為一篇者，如康誥呂刑是也。此篇中有四王曰字，而熟讀其文，皆脈絡貫通，非康誥以王曰起端之比也。要之秦漢之際，賤儒氏不知句法者，做康誥而所加明矣。今並以勾畫分之，吳氏以為兩書者，可謂不知體裁也。如蔡氏者，亦可謂膠柱而已。

王若曰：馬本，王上有成字，曰言成王者未聞也。孔穎達曰：俗儒以為成王，胥節始成，故曰成王，或以成王為成，成康叔，成就人之道，故曰成。此三者，吾

無取焉、吾以為後錄書者加明大命于妹邦、天子

命、言汝明告、天子命于妹邦、孔安國曰、妹地名、紂

矣、傳云、沫、衛邑、陳師凱曰、乃、穆考文王、父昭子穆、

孔穎達曰、左傳、宮之奇云、大伯虞仲、犬王之昭也、

魏仲魏叔、王季之穆也、又富辰云、管蔡已下十六

國、文之昭也、此文王為穆、陳肇國在西土、岐、厥誥

懋、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少、朝夕曰、於、孔安國

勞、於此篇訓慎、按、闕音秘、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

民、惟元祀、伯、告、所、率、衆、邦、庶、士、及、少、正、御、事、曰、凡

祭、祀、茲、用、酒、者、天、降、命、于、其、國、始、治、其、民、是、以、大

祭、必、用、之、以、享、于、天、也、舊、說、以、肇、我、民、為、始、合、民

知、作、酒、大、非、矣、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因、非、酒、惟、行、

越、小、大、邦、用、喪、亦、因、非、酒、惟、辜、反、喪、息、浪、反、行、下、孟

與、上、十、三、字、反、論、天、降、命、與、天、降、威、反、對、酒、惟、行、

酒、惟、辜、互、文、猶、言、酒、之、過、言、天、降、威、將、亡、天、下、民

用、之、大、亂、各、失、其、德、者、亦、無、非、酒、之、過、及、大、小、諸

侯、用、之、失、其、國、亦、無、非、酒、之、過、以、二、亦、字、觀、之、肇

國、基、固、以、酒、祝、神、亡、國、家、亦、以、酒、取、禍、非、酒、之、咎、

由、用、酒、之、得、失、也、蔡、沈、曰、酒、之、禍、大、也、而、以、為、天

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受、醜、酒、亦、曰

-5 225 35 870" data-label="Text">

天、毒、降、災、正、此、意、也、蠡、曰、噫、蔡、氏、不、知、而、為、說、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 六十四 河內樓藏

也、夫、天、降、威、降、災、惡、其、凶、暴、而、已、不、關、酒、是、好、惡

假、令、其、人、不、嗜、酒、暴、虐、如、桀、紂、則、天、何、不、降、威、降

災、其、嗜、酒、如、周、澤、劉、伶、亦、唯、其、德、等、湯、武、則、天、何

-15 225 25 870" data-label="Text">

得、而、降、災、威、唯、其、暴、惡、之、君、非、嗜、酒、則、耽、女、色、是

-55 225 15 870" data-label="Text">

以、怠、政、治、怠、民、勤、苦、是、以、天、禍、之、已、若、以、酒、為、天

-95 225 55 870" data-label="Text">

威、天、毒、則、聖、人、當、一、切、禁、之、以、絕、後、患、何、有、用、諸

祭享以文王誥教小子定蔡沈曰小子以其血氣未
貽禍哉與庶士少正御事同有正有事無彛酒言有政通

事則母越庶國飲惟祀言及眾國人當德將無醉

以德將祭祀之禮不為酒困按家語云子貢觀於

蜡孔子曰賜也樂予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不

知其為樂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

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

弗為一弛一文武之道也王肅曰若狂言醉酒

亦見一弛一弛語則足知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

物愛京師刊本曰下有化字今從註疏本及蔡本

汝小子等惟曰我老壯之民導予厥心臧聽聽祖

小子輩使愛土生之物以勤稼穡厥心臧聽聽祖

考之彛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十八字句承上句

心必善汝聽聽父祖之常教及父祖小大之德以

惟專一于稼穡此周公欲告教康叔先引文王誥

庶士及小子妹土嗣爾股肱純爾指康叔嗣繼也

一也所謂今民將在祗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

長長竹肇牽車牛遠服賈賈音古爾雅云肇敏

也文及用孝養厥父母亮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孔安國曰洗潔也言其子自潔厚致用酒養蠡曰

洗腆未詳姑從孔說言國多仁厚之俗與文王告

戒小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庶士

衆士從政者庶伯衆官長言汝康叔爾大克羞考

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誓中

德省悉井反○此勅康叔使教民之辭上二爾使康叔呼庶士庶伯曰爾也下爾庶士庶伯稱康

叔曰爾也蔡沈曰惟君未詳蠡曰君衛君也惟語助猶及鄒季友曰羞膳也周禮所謂庶羞也蠡曰

言康叔勅庶士庶伯曰汝庶士伯能以膳羞奉苟老供君上而後汝乃飲食醉飽此有酒食先生饌

之道也如此則庶士庶伯亦大稱汝曰汝康叔能永觀省我庶士伯作考中正之德中德與下元德

對反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

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亦勅康叔使教庶士伯

膳羞饋祀鬼神鬼神憐汝而後汝乃自得介福以逸豫使庶士伯能如此茲乃可謂汝康叔信此王

政事之臣茲此天亦順好汝善德此永不忘在王用下文王告庶邦庶士之意以教之

家在王家猶佑周室康叔之教如此則王曰封我

西土裴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干

酒此舉上文王告邦君小子之驗文意貫通不可

以王曰更端秦漢之際俗儒攬入耳今削從于

正下皆同○裴輔也徂恐庶誤上云庶邦庶士是

言我西土輔佐之庶邦君御事小子猶能聽用文

王之教以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受殷命言續

不縱飲王治效勸康叔下即其事王曰封我聞惟曰王曰封亦秦漢攬

例曰同在昔殷先哲王湯迪畏天蹈畏考我民言矜

下文數紂罪云厥命罔顯于民此謂經德秉哲治

反湯也蔡氏以畏字蒙天與民非是聖哲人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相息亮

德人象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相息亮

按篇首
王若曰
馬融本

書

卷之四

六十五

禮記

作成王則疑此本篇首亦古時作成王也昧者世王之成王

書抄卷之四 惟御事厥棐有恭惟御事者亦其謂世世天大 惟御事者亦其謂世世天大

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爾雅云崇充也崇飲猶滿飲言君畏相臣

執事恭敬不敢有暇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在

左傳多見越字助語外服王畿之外言在外服之

也按周五服侯甸男采衛在王畿外殷則侯甸男衛合王畿為五服越在內服百僚

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惟亞百僚庶尹之仲叔也惟服

服事百僚庶尹者罔敢湏于酒酒沈不惟不敢承

宗工百工之宗罔敢湏于酒酒沈不惟不敢承

罔敢湏亦不暇輔君恭敬惟助成王德顯

于酒言亦不暇不暇惟助成王德顯

顯然者越尹人祗辟辟必亦反越及也猶且

君道一句中對語呂祖謙曰尹人百官諸侯之長

指上御事而言蠡曰呂說非是此言內外服之人

行事非關御事人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

身孔安國曰嗣王紂也酣厥命罔顯于民反先哲

民祗保越怨不易敬安于取怨之誕惟厥縱淫泆

于非彛縱子用反泆音溢又作用燕喪威儀喪息

民罔不盡傷心書正譌云从血聿聿聲人痛傷則

血枯惟荒腆于酒荒荒色之荒不惟自息惟如酒

惟乃逸厥心逸樂疾狠不克畏死言狠狠猶享在高

邑越殷國滅無罹罹謂天譴越於弗惟德馨香惟

書抄卷之四 六十一 函用書

與上不惟同、黍稷弗祀登聞于天、德之不振、乃聞馨、明德惟馨、紂則否、

于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為一句、讀孔穎達曰、自、俗本為

嗜、孔安國曰、誕大、自用、腥穢也、故天降喪于殷、怨

故罔愛于殷惟逸、不愛殷之安逸、天非虐惟民、絕句、非自

速辜、紂身自召罪、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予雖不多誥、戒酒之

害、汝亦當以湯與紂之分知之、湯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

監、吳語、申昏謂吳王曰、王蓋亦鑑於人、無鑑於水、墨子云、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

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凶與凶、此必古諺、今惟殷墜厥命、孔安國曰、墜失

天命、蠡曰、不監、予惟曰、予是以汝劾茲殷獻臣侯甸男衛、劾音秘、八反、

爾雅云、劾固、茲慎也、蠡曰、獻賢也、下同、矧大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

宗工、孔穎達曰、大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內史掌八柄之法者、

爵、祿、廢、置、殺、生、與、奪、也、蠡曰、二友字、謂大史內史之僚友、上文云、百僚庶尹惟亞、是也、二獻臣、謂殷

舊臣不與紂惡者、上文所謂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

里、居、罔敢酒于酒、故美之、謂獻臣也、宗工、說見上文、矧

惟爾事服休服采、孔安國曰、服休、服行美道、服采、服事治民、蔡沈曰、服休、坐而論

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蠡曰、二說恐非矣、服休、未詳、服采、疑采、服也、上云、侯甸男衛、越百姓里

居、下云、圻父農父、其所謂服采、疑殷制九服之目也、矧惟若疇圻父薄違

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各反、辟必亦反、○孔安國曰、

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諸侯三卿、孔穎達曰、司馬主圻封、故云圻父、司徒教民、五土之藝、故

云農父、三卿有司馬司徒、故云宏父、是司空也、宏

大也、以營造為廣大國家、故云宏父、蠡曰、按詩祈

父、毛萇為司馬、則必古來相傳之說、而經無明文、

况以農父宏父為司徒司空、徒以意言之、已、意

者里居之民、古必有圻父農父宏父之目、今失傳、

其審不可得而知焉、推文例、薄若誤、三若字、如若

伊尹若保衡之若、疇違保未詳、定辟、三、矧汝剛制

父皆定君也、如孔蔡二家、不足據信焉、矧汝剛制

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

其殺、二十五字、直下一讀、用四矧字、作長短句、各

民之辭、剛者、偏剛德、而無柔德、如甯羸是也、以歸

如執、凡伯以歸、是也、言汝康叔若剛禁、制行酒者

厥或誥之曰、群飲汝百姓勿佚、樂若佚、樂盡執拘

汝、以歸于周、予其殺汝、無赦、如是、則此可謂剛而

無柔德、汝康叔宜固慎之、佚逸通、過度也、不必訓

失、舊說、厥或誥曰以下、為王命康叔誥衛民之辭、

故至于其殺、以為刻迫之政、蔡氏回護其說、其者

未定辭也、予其殺、未必殺、具獄以待命、猶今法曰

當斬也、嗚呼、不、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

知文辭之弊也、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

勿庸殺之、姑惟教之、二十一字、直下一讀、又惟之

工、即上百僚、庶尹宗工、思彼祖先有道、而有功于

國、則其子孫沈酒廢事、勿用殺之、姑教之、以令知

六字言汝罪却

王曰封汝典聽朕怒勿辨乃司民

酒于酒

則汝所主治之民恐沈酒于酒如紂時

梓材

以篇中有梓材字各之類

王曰

康誥以下皆武王之言然至今王見其說究也

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

夫蔡沈曰猶云巨室

以厥臣達王

蔡沈曰以臣民達天子及大家謂殷民

大夫之政于國人蔡沈謂康叔為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達上下之情二說皆非矣惟邦

君汝若恒越

曰行若猶君子哉若人之若越顛越

之越謂言與行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謂相師法古文法臯陶謨百僚師師微子卿士師

也周頌載芟詩云侯亞侯旅毛萇曰旅子弟也

曰此則其恒越之辭言以臣襲近王及曰我有所

相師法三卿尹旅曰也邦君予罔厲殺人徒

教民司馬掌軍旅司空治一人亦厥君先敬勞

者邦君先敬勞故肆徂厥敬勞而施政也以上邦

言覆已非辭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不倫今改之且推文例肆字衍文此并下句成

見邦君不問民曲真一皆敬勞之肆徂其究殺人

歷人宥殺人歷人折用歷殺人言三卿效邦君徃

施治雖有姦宄歷殺
人者亦宥之不刑也
王啟監厥亂監古銜反○王

監三監也厥亂指上所稱言武
王開置三監于其亂賊之中武

顏淵問為為如字○
國之為為治也○
無昏戕無昏虐鄒季友曰
于屬婦屬音燭○折
合由以容與寡婦也
命三監之言與前政反王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

命曷以引養引恬恬田廉反○此亦成王評武王

殷諸侯三卿比周作惡者厥命猶言其受命引誘
掖民也恬安也言武王亦儆殷諸侯三卿所為而

濫刑漫宥則其受命自古王若茲
何以引掖養安其民讀
自古王若茲讀
監罔攸辟古監

銜反下同舊讀鑿非也辟扶亦反○言自古
昔而王者如此則民自治監國者無所施刑

惟曰欲言三譬先謂惟
若稽田埒允明曰稽疑稽誤

脂反集韻市之既勤敷蕃
既勤敷蕃側其反○蔡沈曰敷

及麥下種也既勤敷
既勤敷蕃側其反○蔡沈曰敷

曰敷廣也郭璞爾雅註惟其陳修為厥疆畎
云江東呼初耕地為蕃惟其陳修為厥疆畎

陳列修治蔡沈曰疆若作室家既勤垣墉
畔也畎通水渠也若作室家既勤垣墉

高曰惟其塗墍茨
惟其塗墍墍奇寄反一音故愛反茨在私

也墍墁也以泥飾牆壁也若作梓材
穀梁傳云茨謂茅蓋屋也若作梓材

勤樸劉樸音角反劉竹角反○馬融曰樸木
成器也陳櫟曰具粗曰樸致巧曰劉惟其

塗丹腴孔穎達曰二塗皆言敷古塗字按說文作
敷丹腴集韻作敷丹腴敷敷並音徒字典

云塗古文作敷諱為敷腴屋郭反說文讀與霍同

○孔穎達曰腴彩色之名有青色有朱色鄭玄引

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腹此與丹連文是朱色也、蠡曰三譬皆云既勤謂既作基者受云惟其謂紹業濟事者以上欲今王惟曰今王指成王先謂其實事故先發此譬

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讀為一句先王謂文武夾夾輔周室之夾既勤字與

上三譬同、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又讀相照映

句、享、享天子休命也、用明德、庶邦所方來、各明已德也、舊說為先王明德、非是、言眾邦享周命、作兄弟之好、各方來朝、亦各明其德、此謂異于殷邦君御事、徒敬勞者也、后式典集庶邦

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二十二句

言今君周室率式舊典以集庶邦諸侯則先王大享中國之民及其疆土于皇天故也是猶作室之

先建垣墉作器肆王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

之先成樸劉也

王受命肆孔讀屬上訓大蔡屬此句上訓今今從

又作數按上二塗作數此二懌作數是也但音亦

厭也不成義當音徒與塗同俗儒不知以音亦誤

作懌○王成王也上云德用下單云用一德字兼

二用字德即明德先後謂年先後猶言長幼也言

成王從依先王之明德用之以教誨長幼之民昏

迷不覺者又用之以種先王之受命于天下猶室

之加堅茨器已若茲讀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

子子孫孫永保民言成王既如此則汝康叔今監

永保安其民也此說成王紹武王之志撫順

民而勉康叔應上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句

焚書收燼卷之四終

焚書外書卷之四

今王惟曰今王惟曰今王惟曰今王惟曰

今王惟曰今王惟曰今王惟曰今王惟曰

今王惟曰今王惟曰今王惟曰今王惟曰

今王惟曰今王惟曰今王惟曰今王惟曰

今王惟曰今王惟曰今王惟曰今王惟曰

今王惟曰今王惟曰今王惟曰今王惟曰

今王惟曰今王惟曰今王惟曰今王惟曰



